

## 利考克幽默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程

张艳丰, 董元兴

**摘 要:** 利考克是加拿大著名幽默文学家, 身为一名政治经济学家, 他对人性和社会所具有的深刻的洞察力是其他幽默作家所难以企及的。他善于将喜剧色彩和悲剧精神进行融合, 其作品题材具有普遍的诉诸力和永恒性, 曾被译入包括中文在内的数十种语言。在中国, 对利考克幽默文学的系统研究发端于 1992 年, 而其最早译介则始于 1932 年创刊的《论语》, 目前共计有 14 种中文译本, 这些译本在副文本及译文风格上各有特点, 从文化和文本语境的角度对利考克幽默文学的汉译进行深度解读, 将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剖析加拿大幽默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与阐释, 并更好地解读中国文学中的幽默精神。

**关键词:** 利考克; 幽默文学; 文本语境; 幽默精神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8)05-0143-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8.05.014

### 一、引 言

据考证,“幽默”一词最早见于《楚辞》,本义为“幽静无声”。现代意义上的“幽默”则译自英语“humor”一词,王国维曾将其译为“欧穆亚”,后由林语堂于 1924 年译为“幽默”。关于幽默,不少人将其等同于滑稽和讽刺,纯属生活的润滑剂,因而很多人认为幽默文学也是低俗浅薄的,难登大雅之堂,不值得深入研究。其实,幽默不仅是表现个人智慧的语言艺术或是个人修为,而且也是一门兼具严肃性和哲理性的哲学。无论中西方,幽默文学的传统都早已有之,“幽默”一词虽来自域外,中国的幽默文学却可追溯至先秦,而西方的幽默文学因其广泛的哲学基础和文艺精神在文学领域占据了比之中国幽默文学更为彰显的地位。在西方,幽默文学通常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古希腊式的幽默,即表现手法上的“微笑的幽默”;第二种是 19 世纪果戈里和马克·吐温式的“含泪的幽默”;第三种是现代人的幽默,即 20 世纪后起始于北美大陆的“黑色幽默”,是一种“自嘲性幽默”<sup>[1](P161)</sup>。这其中,加拿大幽默文学家斯蒂芬·利考克(1869—1944)的作品因其深刻而独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独树一帜。利考克本人并非专职作家,而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从 1910 年推出首部幽默文集《文学上的失误》直至他去世的 30 余年间,一生共创作了 40 余部幽默文集。

作为北美地区继马克·吐温之后的一位幽默大家,利考克以作品数量众多、风格独特、品质精良而著称。从宏观而言,利考克的幽默文学充满了对小人物的关怀和对权贵阶层的嘲弄,显示了极

基金项目:山西大学人文科学横向科研项目“利考克幽默小说翻译研究”(0908161)

作者简介:张艳丰,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山西太原 030006);董元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4)

强的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他的幽默不是一味的插科打诨，也不是对他人不幸遭遇的幸灾乐祸，而是善于发掘生活中不协调的喜剧色彩和人生中的悲剧性，既显示了幽默文学庄谐并举的特点，又体现了幽默中少有的崇高精神。作为一名政治经济学家，他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伦理价值，尽管是写于几十年前，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一段距离，但其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仍紧扣时代精神，对人性问题的深刻披露也具有普遍的诉诸力和永恒性。如《琼斯先生的悲剧》描写了主人公受困于现代礼仪而不忍拒绝主人的盛情挽留，最后竟困在友人家中抑郁而死，故事情节虽然荒诞滑稽，却意在抨击现代文明虚伪荒谬的一面。

从微观而言，利考克的创作手法独特，语言表达灵活生动，具有典型的加拿大特色。在《打油小说集》中，他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程式化小说俗套，如侦探小说、感伤小说、骑士小说、乌托邦小说等写作手法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戏谑性模仿，通过再现原小说的类型风格调侃了原型的种种弊病和缺陷，有评论家认为这十几篇戏仿小品堪称独立于原型之外的幽默讽刺佳作，每一篇都是独立存在的深刻而生动的文学评论。幽默的艺术归根结底还是在语言表达上，利考克在这方面是举世公认的语言大师。他善用夸张、反语、谐音、双关、重复等写作手法营造喜剧氛围，用漫画式的手法刻画人物形象，人物之间妙趣横生的对话更是让人忍俊不禁。他非常善用突降法，常用出人意料的情节和结局制造喜剧效果，并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如在《野外的简朴生活》一文中，作者描述了想表现自我价值的“我”及友人打算去森林里捕猎麋鹿，从提前规划到实际的野外生活处处显示出主人公的煞有介事，文章结尾才道出整个打猎计划只不过是臆想的幌子，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深刻领悟了大众不明所以、一味追风的所谓文明生活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作品表面上是以旁观者的视角讽刺他人的可笑行径，其深层却是在揭示人性当中贪慕虚荣、自私虚伪的一面。

利考克的作品不仅在他在世时享有盛誉，在他去世以后也广受赞誉，陆续被译为多国语言，如前苏联就曾先后翻译出版了利考克的 11 种作品，这充分说明了利考克的作品不仅跨越了国界，而且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抗<sup>[2](P2)</sup>。在他去世两年后，为了纪念这位幽默大师，加拿大利考克学会专门设立了“利考克银质奖章”，用于奖励加拿大年度优秀幽默文学作品，这一奖章在加拿大文坛占有卓著的地位。

## 二、利考克幽默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林语堂就曾著文盛赞利考克的幽默艺术。但作为世界级的幽默大师，利考克在中国普通读者中的知名度还是相对较低的。那么学界的研究又是如何呢？

### （一）利考克幽默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史

朱振武和慕亮将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分为三个时期，即跨文化语境中的发生期、社会转型期的体系化、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成熟化<sup>[3](P39)</sup>。利考克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大致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译介萌发期。利考克的汉译最早始于 1932 年由林语堂创刊的《论语》，该刊辟有专栏“西洋幽默”，专门译介西方的幽默文学作品，至 1949 年共出版 177 期，译介了英、美、俄、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幽默文学作品，如萧伯纳、毛姆、契诃夫、欧·亨利、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都陆续被翻译刊出，其中包括 5 篇利考克的短篇幽默小说（第 31 期、36 期和 43 期分别刊登了由黄嘉德翻译的 3 篇：《照相馆中》、《外交事件》和《医生与病人》，第 76 期刊有张沛霖翻译的 1 篇：《一块钱》，第 127 期刊有王一榴翻译的 1 篇：《杰根思先生小传》）<sup>[4](P12-18)</sup>。新中国成立初期，前苏联文学是文学研究和译介的主流，在这种大背景下，只有萧乾翻译了利考克的 7 篇幽默小品，刊登在 1957 年 6 月的《译文》杂志上。196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结集并增补了 12 篇，首次出版了

单行译本《里柯克讽刺小品选》(因当时倾向于弱化个人主义的色彩, 所以译者署名为“佟荔”)。

从1932年《论语》创刊直至建国初期萧乾译本的出现, 利考克的汉译经历了几十年漫长的萌发期,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论语》与1934年创刊的《人世间》、1935年创刊的《宇宙风》在林语堂等人力主之下, 大量译介西方幽默文学, 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开创了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先河<sup>[5](P114)</sup>, 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论语派”。然而, 当时的中国正逢外强入侵、内忧外患, “论语派”所提倡的所谓西方式的“幽默”、“闲适”、“性灵”的文学风格显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主流文学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因而遭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诸多左翼作家, 以及一部分右翼派的激烈抨击, 在此后几十年也一直受到否定和质疑, 他们提倡的幽默文学一直未能占据主流文学的地位。因而, 从1932年《论语》创刊直至1949年停刊, 只有5篇利考克的幽默短文得以在中国译介。此外, 佐哈认为, 翻译是受多元文化系统关系制约的一项复杂的动态活动, 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译入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会决定翻译文本的选择, 而原语文化中文学形式的经典性会影响原语文学在译入语中的接受<sup>[6](P341-343)</sup>。加拿大建国历史短, 长期没有形成成熟的民族文学, 直至二战后加拿大英语文学才初具规模, 而利考克是当时加拿大仅有的几位文学家之一, 所以, 以利考克为代表的加拿大幽默作品最初得以被译入中国完全得益于“论语派”对西方幽默文学的大力举荐, 但是由于加拿大文学在当时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地位, 文学形式缺乏经典性, 因而并未在当时的中国获得广泛的认可和关注。同时,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 文化领域一直秉持“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sup>[3](P41)</sup>, 利考克和马克·吐温的作品在题材和风格上非常相近, 被认为是善于借用各种讽刺手段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 因此才具备了被译介的资质, 所以他的译本得以在那个时代诞生, 却未迅速获得大量译介并赢得广大读者的关注, 并非是一种偶然现象, 而完全是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文学经典性的共同作用。上世纪60年代, 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深刻影响了思想文化领域, 这其中也包括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从1963年首个单行本发行之, 利考克的汉译便彻底中断。

第二阶段: 译介系统化。改革开放后迎来了外国文学译介的第二次高潮, 加拿大文学的译介也迎来了“社会转型期的译介体系化”, 这一阶段主要译介的是加拿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 文学译介的选材标准不再单纯以社会意义为标准, 而是也兼顾了原作品的文学价值一面, 利考克的作品因其永恒的现实意义、深刻的伦理性及独特的文学品质, 自然是译介的一个焦点。1978年《世界文学》第3期刊登了凌山翻译的一篇利考克幽默小品文——“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 这是因文革中断数年之后的破冰之作。1982年, 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由黄仲文、丁振祺翻译的利考克代表作——长篇小说《小镇艳阳录》, 这部作品曾被认为是奠定了利考克在加拿大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 是欣赏加拿大文学的必读之书, 因而这部小说的翻译意义重大, 它首次向中国读者展示了一部完整的利考克的长篇小说, 让中国读者领略了利氏幽默艺术的独特魅力和精妙所在。1984年, 重庆出版社推出了以加拿大文学为主题的系列丛书《枫叶丛书》, 这一丛书是国内首次对加拿大文学进行系统译介的丛书, 其中一辑是《里柯克幽默随笔选》, 由四川外国语学院加拿大研究所合译、蓝仁哲选编, 这部选集选取了多篇之前从未被译介过的利考克的小品文。这两部译作的正式出版标志着利考克的汉译进入了较为系统化的译介阶段, 这一方面佐证了加拿大文学在文学系统中逐渐摆脱了边缘化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利考克幽默文学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 他的作品没有因时间的久远、地域和文化的差异而被中国学者遗忘。

第三阶段: 译介规模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加拿大文学史上主要的英语文学作品, 包括阿瑟·黑利、阿特伍德、卡罗尔·希尔兹等人的作品, 都逐渐被译介到中国, 译介逐渐走向系统化和规模化, 对利考克的译介也呈现出规模化和成熟化的特点。1990年, 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萧乾、文洁若合译的《里柯克幽默小品选》。之后, 由这二位译者合译的利考克作品被不同出版社陆续刊

出,如1993年海天出版社的《里柯克随笔集》、200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里柯克幽默小品选》(2005年太白文艺出版社以同名推出,收录在《萧乾译作全集》(第十卷),2008年以《美式幽默:里柯克幽默小品选》为名收录于《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2010年上海三联书店的《里柯克幽默小品选》(英汉对照)、201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在理发师的剃刀下》。除了这两位最富盛名的翻译家之外,其他翻译家,如高健、莫雅平、刘竞、傅惟慈等也从事了利考克的译介工作。如莫雅平的译本分别是1998年漓江出版社推出的《李柯克幽默作品选》、同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李柯克短篇小说选》、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柯克谐趣作品集》、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打油小说集》。高健的译本首推2004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推出的《利考克幽默精华录》,其后是2016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圣诞老人的失误:利考克幽默精华录》。其他译本还包括1998年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推出的由刘竞译注的《我的陌生朋友》、2006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由傅惟慈翻译的《与里柯克一起笑》、2012年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由王勋等编译的《里柯克短篇小说精选》、201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由梁晶晶翻译的《里柯克幽默小品散文选:富人们幸福吗?》。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幽默书房”丛书》,其中有两辑选取的是利考克的作品,分别是黄仲文、丁振祺翻译的《小镇艳阳录》和莫雅平翻译的《打油小说集》。

“当一种文学建立了庞大的文学体系并且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度,能为文学输入国提供较为广泛的主题选择余地,才可能在最大范围内被广泛译介”<sup>[7](P80)</sup>。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加拿大文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学风格和多元的文学样式,题材具有典型的民族和地域特点,这种较为成熟的文学体系才促成了相应的译介规模的系统化和规模化,对利考克的译介自然也是和整体的文学系统密不可分的,充分体现了文学系统中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0年后,中国正处于社会文化转型期,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加速全球化进程,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各个利益层面,都在积极推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经济文化成果。在此背景下,大量西方文学被译介出版,出版社出于各种目的对一些经典文学组织译者进行重译,因此很多经典文学,尤其是英语文化国家的经典文学经由不同译者、不同出版社翻译出版,出现了几个甚至几十个译本,这是近一二十年来利考克汉译本如此之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 (二) 利考克幽默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回溯

这一时期,译介所呈现的这种系统化和规模化促成了对利考克幽默文学的多方位研究,对利考克幽默文学的系统研究也由此开始。1992年亦夫发表论文“加拿大的马克·吐温——李科克”,该文对利考克的生平和作品进行了简介,认为利考克“严谨缜密的学者作风同幽默家的嬉笑怒骂和文学家的丰富想象始终集于一身,且并行不悖,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sup>[8](P167)</sup>。之后,陆续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位长期被忽略的幽默文学家,刘剑峰认为,利考克对待幽默的态度严肃认真,他的作品具有精美的品味和崇高的境界,“在艺术上独创一格,既有讽刺的锋芒,又对生活在不幸中的普通人充满同情”<sup>[9](P35)</sup>。杨俊峰从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角度分析了利考克的幽默,他认为利考克和其他加拿大作家一样,有着鲜明的民族特征。由于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自然条件,加拿大人既不沉默下去又不站立起来,他们发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妥协方式,就是用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但又不承认别人的评判就是内心真正的自我。“李科克的标准幽默手法不是连篇的俏皮话,而是苏格拉底式的讽刺,即让那些巨人们用自己的话来相互毁灭。……他没有像美国幽默作家沃德豪斯那样使用‘友好的闲话’,我们也看不到尖酸刻薄的几乎带有复仇色彩的那种美国式的幽默”<sup>[10](P53)</sup>。

还有一些学者将利考克与其他幽默作家,如马克·吐温、老舍等进行了比较研究。韦清琦认为利考克和马克·吐温一样,继承了北美的幽默文学传统,语言简朴清新,善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角度,“一方面宣扬人性的善良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对现实世界的弊病和丑恶也十分清醒”

[11](P238)。朱柏桐认为这两位北美幽默作家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二人所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们都以幽默为武器,大胆揭露殖民文化的阴暗面。他们的作品都避开了当时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北美风格。由于两人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他们的幽默艺术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首先,二人的幽默观不同,利考克认为幽默在于善意的讽刺而不是恶意的挖苦,与人道主义精神紧密相连。马克·吐温认为幽默的源泉来自痛苦,而不是快乐,他以幽默为利器,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其次,二人的幽默手段也不尽相同。利考克善于把放大和缩小加以结合,运用文字游戏对某些概念赋予新的解释或定义来达到幽默的效果。马克·吐温的幽默手段更为直接犀利,他依靠讲述方式,调动一切修辞手段,如比喻、夸张、重复等,来达到幽默效果<sup>[12](P37-39)</sup>。郭同庆和陈飞则将利考克与中国作家老舍的幽默艺术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老舍和利考克的幽默艺术在打趣对象、发噱技巧和小说结构等方面极其相似。在主题内容上,他们有着相似的打趣对象,即以处于底层的小人物或曲折或无奈的人生故事为线索,针砭时政、揶揄上层社会;在写作手法上,二人有着形近神合的艺术笔法,如漫画式肖像描写、笑剧性情节设置、妙用修辞格等。二人因国情不同也有着很多不同之处,如利考克继承了英法传统,笔触风趣、乐观、宽容,介于英国幽默特有的轻松俏皮和美国幽默的刻薄挖苦之间;老舍的幽默则含蓄、机智、斯文,偏好间接幽默,笑料可视性强,是中国式的幽默<sup>[13](P140-144)[14](P21-23)</sup>。

综上所述,从译介总趋势来看,从1932年被“论语派”首次译介到1963年正式出版首个单行译本,直至2016年,共有18家出版社选取了利考克的不同作品推出了26个中文译本(共计14种译本,其余12个为同一译者的再版译本)。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翻译界和研究界同时开始重视对利考克的译介和研究,尤其是2016年,一年之内共有4种中文译本推出,其中包括国内文学领域影响力最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幽默书房”丛书》。不管是学界还是译界,都对利考克的幽默艺术高度赞誉,但到目前为止研究数量仍然偏少,而且这些研究偏重于宏观评述利考克幽默文学的特点,如其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而缺乏针对具体作品的微观分析,尤其是作为个体的每部作品的文学架构和艺术价值。其次,尽管历经几十年,利考克的作品在国内已有多个中文译本,而且译者也多为翻译名家,如萧乾、文杰若、傅惟慈、高健、莫雅平、刘竞等,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这位著名的幽默文学家迄今仍没有统一的中文译名,而且关于利考克幽默文学的汉译研究也尚属空白。

### 三、利考克作品的中文译本研究

作为幽默文学的典范,利考克的幽默风格别具一格、修辞手段灵活多样,对这些中文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体察英汉语之间幽默手段和幽默效果的差异,弥补中国翻译史的研究盲点,尤其是英语幽默文学汉译史的一点缺憾。

#### (一) 副文本

“副文本”这一概念由法国文论家 Gérard Genette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指的是“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sup>[15](P17)</sup>。随着近年来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开始关注译语文本的社会文化语境,副文本作为译本的重要元素和翻译思想的重要来源,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就译本而言,副文本分两种,即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内副文本是文本内部所呈现的信息,包括封面信息、作者姓名、书名(标题)、出版信息、前言(序言)、后记、注释、插图、献词、致谢等;外副文本是由作者或译者,以及出版方提供的外在于文本形式的相关信息,如翻译评论、回忆录、访谈录、日记等。

利考克十几种中文译本的副文本大多是以译序和后记形式出现的内副文本,虽然刊出的年代有

所不同,但无不显示出译者对利考克幽默艺术的尊重和喜爱,这些文本不仅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准备工作,而且也让中国读者对利考克其人其作有了一定的认识。以萧乾的译本为例,他的译本出现的最早也是再版次数最多的,在2010年上海三联书店的译本中,他在“译序”中首先引用了利考克在《小镇艳阳录》中的自述,让读者对利考克的生平和创作有了初步了解,然后就利考克几篇小品文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进行了分析,认为利考克是一位接近伟大的严肃的幽默家,他“通过各种独创形式,用笑骂的笔锋跟他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不合理现象短兵相接。他虽然终生都是业余作家,然而他一直把文学当作一支武器抓在手里,每篇东西都言之有物”<sup>[16](P7)</sup>。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多数译本的副文本都只是介绍了利考克幽默的艺术特点,并没有从翻译学的角度探讨其中的翻译过程和翻译观,值得一提的唯有高健的译本,高健译本的副文本形式最为多样。首先在“译者序”中,译者高健谈到了人们对幽默的轻视及幽默的功用,在“译者序”之后是一篇题为“答记者问——为幽默进一解,兼评利考克的艺术”的访谈稿,记录了译者对幽默与滑稽的异同之处的看法、幽默的七条定律、利考克的艺术,以及一篇由翻译利考克而引发的对幽默的思考,这篇访谈用妙趣横生的语言让读者领略了幽默的意义,对利考克的幽默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该译本还附有大量的脚注,这些脚注除了提供文内文外的语境信息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和译文之外,还有很多从翻译角度所作的注释,体现了译者宏观的翻译策略和微观的翻译方法,如第147页共有4条脚注,其中2条涉及翻译,最后一条就解释了小说题名被译为“殉国记”而没有直译为“不完美的侦探”<sup>①</sup>的缘由<sup>[17](P147)</sup>。这些以脚注形式出现的内副文本不仅有助于读者体悟利考克幽默文学的精妙所在,而且注释所讨论的翻译问题对于翻译研究来说也是难得的一手资料。

## (二) 译作比较

总体而言,14种中文译本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因时代差异而造成的语言风格上的迥异、译者翻译策略上的选择、文学旨趣的不同架构方式等。其中,黄嘉德、张沛霖、王一榴三人的译文出现得最早。当时经过新文化运动,“论语派”倡导以“幽默”这种外来的文学形式来改造国民性,不管是内容选材上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具有极强的市民文化风格,翻译作品的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和口语化的倾向,但是这种通俗化和口语化是以旧时的文言文为参照物的,因而其译文与建国后诸多译本的语言风格迥异,体现出明显的时代印记,语言标记明显,与日后成熟的现代汉语表达截然不同。其次,在翻译策略上,多数译者都是国内知名的翻译大家,基本都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但归化的程度和实现归化的方法却略有不同。高健的译本归化程度最高,他的译文语言文白相兼,用词典雅风趣,没有文字上的拘谨之态,体现了深厚的古典文学积淀,如他将各部幽默文集及篇中小说的题目按照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进行了归化式的处理,幽默文集的题名被译为《文坠集》(Literary Lapses)、《神聊集》(Nonsense Novels)、《玄冥集》(Behind the Beyond)等,而其中的篇名则被译为《归产记》(Gertrude the Governess; or, Simple Seventeen)、《孽缘记》(Guido the Gimet of Ghet; A Romance of Chivalry)、《异梦记》(The Man in Asbestos; an Allegory of the Future)等,还有些篇名的译名用了四字结构,如《可怖厄运》(The Awful Fate of Melpomenus Jones)、《袖里乾坤》(The Conjuror's Revenge)、《行医之道》(How to be a Doctor)等。而其他以萧乾、莫雅平为代表的译本则以忠实反映原作内容形式为第一要旨,语言更偏向于现代白话文,少有文言词句,译文通俗易懂,如莫雅平将上述幽默文集的题名分别译为《文学上的失误》(Literary Lapses)、《打油小说集》(Nonsense Novels)、《渺远集》(Behind the Beyond)等,更为忠实而直白,便于普通读者的接受。

最后,在文学旨趣的架构方式上,如上所述,利考克幽默作品中所具有的独有而深刻的思想性

① 该小说原文题目是 *Maddened by Mystery; or, the Defective Detective*, 莫雅平的译本译为“迷案催人狂”。

和伦理性使其成为一名少有的学者型作家, 他的作品在语言艺术上也体现出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力, 善于利用语言的细微之处来达到其独特的幽默效果。正如诗歌必得真正的诗人才能翻译好, 幽默的翻译也要求译者具备一定的幽默天赋, 译者对幽默文学的艺术风格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只有这样, 他的译作才能充分展示原作的魅力, 达到同样的幽默效果, 所以文学旨趣的架构才是幽默翻译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下文将选取其中几个译本作一分析。

例 1: His Grace the Fourth Duke of Marlborough was noted for the open-handed hospitality which reigned at Blenheim, the family seat, during his regime. One day on going in to luncheo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re were thirty guests present, whereas the table only held covers for twenty-one. ‘Oh, well,’ said the Duke, not a whit abashed, ‘some of us will have to eat standing up.’ Everybody, of course, roared with laughter.

译文 1: 第四代马尔巴勒公爵大人祖居布兰希姆府邸向以慷慨好客闻名于世。一天, 他走进餐厅用膳, 发现有三十位客人在场, 而餐桌只能容二十一人。但公爵丝毫未为之发窘, 他说: “喏, 好办。咱们当中的一些人只好站着吃罢了。”众人哄堂大笑。(萧乾、文洁若译)

译文 2: 第四代马博罗公爵承祖业掌管布伦罕府邸, 素以慷慨好客闻名于世。某日公爵进餐厅午餐, 发现在场的客人有三十人, 而餐桌仅可容纳二十一人。“噢, 那好办”, 公爵毫不为难地说, “我们当中有些人得站着吃了。”众客人——当然——哄然大笑。(莫雅平译)

译文 3: 伯莱罕姆公司马尔勃勒四世大公, 当年掌政期间, 其家族私邸素有慷慨好客之誉。一日午宴, 宾客到了三十人, 而席上杯盏却只摆放了二十一份。见此, 公爵略无难色, 从容道, 看来我们中有些人也只有站着吃了, 此语一出, 满堂哄笑。(高健译)

利考克曾著有《我的幽默观》一文, 在文中详述了自己对幽默的独到见解, 并辅以若干例证, 其中一例便是上文。从原文的表达特点来看, 文中以庄重的用词(如 open-handed hospitality, not a whit abashed, reigned)反衬幽默调侃的气氛, 译文 1 和译文 2 的表现形式虽略有不同, 但大体上都偏重于白话文体, 直白易懂, 译文 3 用词考究, 运用四字结构增强节奏感, 表达更为凝练。这段文字体现了不同译者的语言风格, 以及他们对原文幽默手段的认识和传达幽默的把控能力。

例 2: When I go into a bank I get rattled. The clerks rattle me; the wickets rattle me; the sight of the money rattles me; everything rattles me.

译文 1: 我一走进银行, 就给弄得晕头转向的。那些银行职员叫我晕头转向。那一个个小窗洞叫我晕头转向。金晃晃的钱币叫我晕头转向。一切的一切都叫我晕头转向。(萧乾、文洁若译)

译文 2: 一进银行我就慌了手脚。那些职员令我发慌; 那些小窗口令我发慌; 白花花的钞票令我发慌; 那里一切令我发慌。(莫雅平译)

译文 3: 每次走进一家银行, 我马上就犯起毛咕。那里的办事员叫我毛咕, 柜台窗口叫我毛咕, 钱款票子叫我毛咕, 那里的一切都叫我毛咕。(高健译)

利考克不仅善于通过情节的处理和故事的结构来讲述幽默故事, 更善用夸张、重复、反语、双关语等修辞手法, 巧妙地利用放大和缩小的融合来达到幽默效果。所以整体的语言风格固然重要, 而字词等细微之处的幽默效果更值得研究。例 2 选自利考克最有名的一篇幽默文《我的金融生涯》(My Financial Career), 小说描写了主人公薪水微薄, 在涨了工资后便想去银行存款, 但因过度紧张而受到了银行的误解和嘲弄, 充分展现了小人物的人生尴尬。在开篇第一句, 作者连用了 5 个“rattle”, “rattle”除了“使人紧张、慌乱”之意外, 还有象声词“嘎嘎响”的意思, 作者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主人公的心理状态, 把一个小人物在威严的银行面前的恐惧和怯懦惟妙惟肖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幽默效果跃然纸上。译文 1 连用了 5 个“晕头转向”, 译文 2 先是用了“慌了手脚”, 之后是连续 4 个“发慌”。这两种译文只译出了原文的意思, 但没有顾及声音效果, 未能完全体现原文

“放大”的幽默效果。译文3巧妙地使用了“毛咕”一词,把原文“rattle”的意思和声音效果都形象生动地译了出来,体现了原文“放大”的幽默效果。

例3: He crawled to the middle of the room. Then he rose. Great Heaven! It was the Prime Minister of England. “You!” said the detective. “Me,” said the Prime Minister.

“You have come in regard to the kidnapping of the Prince of Wurttemberg?”

译文1: 他爬到房间中间。接着他站了起来。天啦! 竟然是英国首相!“是您!” 侦探惊叹道。“是我。” 首相说。“您是为沃腾堡王子被绑架的事而来的吧?” (莫雅平译)

译文2: 他一直爬到屋子中间, 才不再爬。接着他站了起来。天啊! 原来是英国首相。“相国大人!” “正是下官。” “大驾今日屈尊到此, 想必是为的乌腾堡亲王被劫一事?” (高健译)

利考克善用漫画式的人物形象和妙趣横生的对话创造喜剧效果, 不同的译者在体现这种幽默感上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例3选自《打油小说集》中的《殉国记》, 小说开篇就讲述了一件耸人听闻的失踪案件, 整个欧洲的警察都闻风而动, 结果却只是一只名为沃腾堡王子的狗被盗了。整篇小说刻意戏仿了维多利亚时代侦探小说的套路, 时时不忘制造那种故弄玄虚的紧张气氛, 字里行间都透着戏谑和调侃。上述这段文字描写的是神秘客人英国首相大人用地毯作为伪装, 爬进了大侦探的办公室。侦探惊呼“you”, 首相回答了“me”。译文1直译为“是您”、“是我”, 译文2则处理为“相国大人”、“正是下官”, 并把后文出现的“you”译为“大驾”。译文1虽然忠实于原文, 但译文2更符合对话人各自的身份和当时的对话场景, 这种语言上煞有介事的庄重与行为上的滑稽所造成的反差效果, 比较符合全文的调侃语气, 增强了戏仿小说的喜剧效果。

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气质和个性, 因而译者不仅要对本原文本的精神和气韵有准确的领悟, 还要在翻译过程中能运用恰当的译入语予以表现。近年来, 很多学者倡导“异化”的翻译策略, 主张翻译应保留一定的“异国情调”。但是对译入语的关照仍然十分必要, 幽默翻译尤其如此, 因为只有符合读者的欣赏需求和译入语的文化语境, 才能达到理想的幽默效果, 建构幽默文学的文学旨趣和语言魅力。

#### 四、结 语

黑格尔曾说过, “艺术家的独创性不仅见于他服从风格的规律, 而且还要见于他在主体方面得到了灵感, 因而不只是听命于个人的特殊的作风, 而是能掌握住一种本身有理性的题材, 受艺术家主体性的指导, 把这题材表现出来, 既符合所选艺术种类的本质和概念, 又符合艺术理想的普遍概念”<sup>[18](P373)]</sup>。所以真正的幽默从来都是稀罕的, “真正的幽默要有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基础, 使它把显得只是主观的东西提高到具有表现实在事物的能力, 纵然是主观的偶然的幻想也显示出实体性的意蕴”<sup>[19](P374)]</sup>。利考克作为一位政治经济学家, 他在幽默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深刻而富于理性的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 使得其幽默艺术超越了肤浅的语言表层, 焕发出政治、社会、学术等层面的深邃寓意, 这显然是一般的幽默文学难以望其项背的。梁实秋曾说过, 幽默是文学的一种品质, 而非一种体裁。中国文学, 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不乏这种幽默的精神, 如钱钟书的《围城》、莫言的小说等, 目前中国翻译界在幽默文学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欠缺, 如能从文化和文本语境的角度对利考克幽默文学的汉译进行深度解读, 将会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剖析加拿大幽默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与阐释, 并更好地解读中国文学中的幽默精神。

#### 参考文献

- [1] 曾艳兵. 幽默美学品格的历史走向——从“古典幽默”到“黑色幽默”[J]. 当代外国文学, 1997(4).

- [2] 莫雅平. 李柯克幽默作品选[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8.
- [3] 朱振武, 慕亮. 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949—2009)——兼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 [4] 朱佳宁. 论语派翻译文学研究——以《论语》半月刊为中心[D]. 重庆: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 [5] 胡作友, 杨莉. 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 “论语”派翻译研究[J]. 学术界, 2015(7).
- [6]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 [7] 姜秋霞. 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8] 亦夫. “加拿大的马克·吐温”李柯克[J]. 加拿大掠影, 1992(1).
- [9] 刘剑锋. 简论加拿大作家里柯克的幽默小品[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6).
- [10] 杨俊峰. 重新审视加拿大幽默作家李科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6(4).
- [11] 韦清琦. 加拿大的马克·吐温·斯蒂芬·里柯克[A]. 陈敬咏. 外国文学论集——世纪末的探索与思考[C]. 南京: 译文出版社, 1997.
- [12] 朱柏桐. 介绍两位伟大的北美幽默作家——美国的马克·吐温和加拿大的斯蒂芬·里柯克[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7(1).
- [13] 郭同庆. 幽默艺术无国界——老舍和利科克早期小说类作品之比较[J]. 当代外国文学, 1988(1).
- [14] 陈飞. 笑到深处亦带泪——老舍和斯蒂芬·里柯克幽默小说之比较[J]. 文学界(理论版), 2012(4).
- [15] 肖丽. 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J]. 上海翻译, 2011(4).
- [16] 萧乾, 文洁若. 里柯克幽默小品选[M]. 上海: 三联书店, 2010.
- [17] 高健. 利考克幽默精华录[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
- [18] [德]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 朱生豪,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19] [德]黑格尔. 美学(第二卷)[M]. 朱生豪,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Translating Leacock in China: A Retrospection

ZHANG Yan-feng, DONG Yuan-xing

**Abstract:** As a political economist, Stephen Leacock, a famous Canadian humorist, ha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than any other humorists. His works showed a combination of comedy and tragedy and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dozens of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for their unique artistic value and deep insight. In China,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his works was initiated in 1992, and the first translation dated back to 1932. Nowadays there are totally 14 Chinese versions which are different in the paratexts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so there is a great research scope in the translation of hi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ontext. By delving into the translation of Leacock in China, we will analyze the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anadian humor in China in a more profound way and th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humorous spirit i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Leacock; humor literature; textual context; humorous spirit

附录 利考克幽默作品翻译出版情况

年份	出版社	作品集	译著	译者
1963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里柯克小品选	佟荔(萧乾)
1982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小镇艳阳录	黄仲文 丁振祺
1984	重庆出版社	枫叶丛书	里柯克幽默随笔选	四川外国语学院加拿大研究所合译 蓝仁哲 选编
1990	作家出版社	四季译丛	里柯克幽默小品选	萧乾 文洁若
1991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世界大师幽默小品书架	魔术师的报复	刘裕 选编
1993	海天出版社	现代随笔译丛	里柯克随笔集	萧乾 文洁若
1998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休闲英语丛书	我的陌生朋友(英汉对照)	刘竞
1998	漓江出版社	世界幽默文学经典	李柯克幽默作品选	莫雅平
1998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短篇小说精选	李柯克短篇小说选	莫雅平
2001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里柯克幽默小品选	萧乾 文洁若
2004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万国经典译丛	利考克幽默精华录	高健
2005	太白文艺出版社	萧乾译作全集	里柯克幽默小品选	萧乾
200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柯克谐趣作品集	莫雅平
200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与里柯克一起笑	傅惟慈
2008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美式幽默:里柯克幽默小品选	萧乾
2010	上海三联书店		里柯克幽默小品选(英汉对照)	萧乾 文洁若
2012	清华大学出版社		里柯克短篇小说精选(中文导读英文版)	王勋 纪飞 等编译
2013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世界大师散文坊	里柯克幽默小品散文选:富人 们幸福吗?	梁晶晶
201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外国幽默文学经典	李柯克幽默小品选	莫雅平
2016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幽默书房”丛书	小镇艳阳录	黄仲文 丁振祺
2016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幽默书房”丛书	打油小说集	莫雅平
2016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理发师的剃刀下	萧乾 文洁若
2016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圣诞老人的失误:利考克幽默 精华录	高健

(责任编辑 刘传红)